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



趙和平 輯校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

編 者：趙和平

責任編輯：周騁

出 版：江蘇古籍出版社（郵政編碼：210009）

發 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6 插頁 6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 冊

ISBN 7—80519—899—3/B·20

定 價：85.00 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沙 知※宋家鈺 周祖謨

※周紹良 施娉婷 高紀言

張政烺 湯敬昭※寧 可

鄧文寬（※為常務委員）

主編：周紹良

本《叢刊》得到以下單位資助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賀鄭相公狀 伏以相公河岳英靈嚴席重德文雅扶俗業茂經邦而神
授寬明天賢峭直百辟奇傾黃鍾正音澄律垂於人間塗道未闕聲孤
標於物外太華非高自連物大藩迭居榮位貞心慧化毫攄之威積猶傳
雅度嚴威奎閣之清風盡在今者光膺寵命出自宸衷生清明君嗣誥大
極揀舊吏重超畫戟之門據藝芳枝亦絲繁微之貴已殘三台任竹
鼎八座之尊或侯昇平方施 渥澤易老之典既清綈駕之行命說之符
更盡股肱之力普天之下孰不具瞻角貴屈庸叨蒙將念非收鼎彝無
任下情 賀淮南崔相公狀 伏以相公鸞鳳音姿煙霞瑞綵蘊佐時之

威業垂曠代之殊功詞極菁華愛再禁而不言溫樹學窮源委
捧 紫泥而常對天地而行重人倫德標邦係事歸激俗政必絕
倫故得入踐 嚴廊出居滂翰雨為雨露十度在風觀日月之休光畫
聯金耀靈雲霄之渥澤咸沐恩波而積著陶崇鈞解鼎解固陳
謙謙我勸流浮陰陽已知進退推政令者光 寵命出自
宸衷再登韓信之壇不模蕭河之印 旌旗動色偏宜橙路之
尊淮游淺波必助濟川之思豈歟九重之速付聞三入之斯幸士普
天成知慶賚公累家 大庭帝咸至仁即獲拜迎難勝喜林賀陳

記室備要一部

計二百八十六首

卿貢進士郁智崇

知言深學則重實親射諳知難而退適意所從時以咸通年

蜀進封尊遇護軍常侍太原王公好習儒墨帝以字文歸于

絳章染翰袖毫皆成四六公行述酒娛樂之際雖有掌筆之

吏亦未嘗要焉因命恩懷備述所要以仿其關時之愚深沐

知眷誠難固辟偶率荒蕪綴成三卷分其事類合二百八十六首

其間空閑者臨時改更故以爲任文詞不足以資翰墨聊書短

序用述所因

冊徽号

南郊

冊太后

冊皇太子

賀教

賀破賊

太師

宰相

左僕射

侍中

常侍

諫議大夫

給事中

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

左右丞

雙美

雜端

拾遺

補闕

益鐵使

Pelliot chinois
Touen-touana

司役台新已罷京間將報來則此情無任喜弄之至起居自開水
霜秋更明肺腑風味頗復起今用竊承新重已離京間將
語款仰賴精懇裏謀狀偵行期續伸迎接謹伏惟照察謹狀
勿曠音波屢失時序蓋之飛臨之便莫憑蟬翼之書明鑒舊寔
宜懷慮幕金橋故地促黃夢魂願黜爵之所多靈旆塞而盡
登昨日小男略詣門牆專中拜對案期時嬰由賜返容兼蒙引見
司空仍切俾侍盡維持之力倍堅銘荷之誠一近以月旦曾附狀
起居伏計已達尊聰攀依難載但切禱祠前者輒以甲誠遠
于嚴裁自持疎翰尚不惶寄堂謂司空歲真分深願憐情重不
訢密易曲賜允從卑情無任悚符之至謹奉狀陳謝適奉
榮未以月旦令陳慰不令專候門牆既承雅懷敢不遵一稟候
來晨見請聰面言伏惟照察謹狀左伏審負外來日公祭公值茲
佳節忙迫不過謹即出孝前件物謹專送上聊申情中聞

析芳榮仰以昆蟲遂性加之金戈百郡瞿塘
 之驚浪安流驍騎千營甘亭之風煙自息
 明君臣極 回富人饒遺古已來未之有也
 地居戴斗積世蕃王去光化事初 先皇
 特降 王臣顯 頒冊禮 雨露之
 恩尚濕 然綸之 詔猶新自後
 大駕播遷莫知所止兵災內地往返尤離去載
 伏聞 陛下龍驤 梁國子育黔黎蕃
 漢之境邑殊雉臣子之 懸情不隔是專
 羞小將遠貢芥心伏蒙 陛下俯啓

說明

自從敦煌文獻被發現之後，東西方學者紛紛從中探尋和研究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語言、文學、科技等衆多方面的問題，大多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由於歷史原因，敦煌文獻分藏於北京、倫敦、巴黎、聖彼得堡等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某些私人箱篋也有秘藏，致使人們至今難以全部寓目。五十年代以來，中、英、法幾國的主要藏品已製成縮微膠卷公諸於世，爲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由於資料分散，編輯方法又往往不是按類排比，研究者在使用上還是感到不甚便利。

有鑒於此，八十年代初，我們開始籌劃將敦煌文獻分類整理成專輯出版。一九八三年，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這套書也被列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重點項目。十多年來，編委會積極籌劃，約請作者，落實項目，審讀成稿等等，克服了種種困難。今天，終將這套《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書》奉獻給學術界同仁和社會各界，這是我們爲「敦煌學」事業所盡的一份心力。

《叢書》各輯按學科或專題輯錄，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蒐集，避免重要遺漏；凡能綴合者加以綴合，盡可能成爲完帙。一般來說，每篇文獻包括四項內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錄文；（三）題解或說明；（四）校勘記。這四項內容是一個有機整體，包含了編者的研究心得和見解，並介紹了有

關研究論著。每輯之後附有「主要論著參攷書錄」和該輯所用敦煌文獻「卷號索引」，以便讀者查閱。《叢書》每輯內容雖以完備、翔實、可靠爲努力目標，但限於編者的水平以及其他原因，或許還會有個別遺漏，校錄也可能存在不當之處乃至錯誤。這些，一方面有待「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期待讀者和同行的匡正。

《叢書》凝結着衆多研究者的心血。既需對中外學者的已有成果加以繼承，又需體現這套《叢書》的研究成果。如能做好，就有可能成爲「敦煌學」繼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們希望《叢書》出版以後，能夠有益於學術文化事業的進步和繁榮，使讀者從中得到自己所需的系統資料和有關信息。如能實現這一點，我們將會十分欣慰。

在《叢書》的整理編輯過程中，我們曾得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現屬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的關注和支持；江蘇古籍出版社在當今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情況下，承擔了出版這套《叢書》的任務，謹此，一並致以衷心的感謝。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作者自序

在「敦煌學」的研究中，敦煌寫本書儀自來是整理研究較少的。從八十年代初起，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對書儀的源流，唐代書儀的分類，書儀中所見唐代婚喪禮俗，以及書儀對日本的影響等，發表了一組高質量的論文，開創了對敦煌寫本系統研究的新領域。

由於一種機緣，自一九八四年初起，筆者有幸在周師一良先生指導下進行敦煌本書儀的整理與研究。鈔寫錄校，拼接綴合，定名分類，考鏡流變，九易寒暑，共檢出敦煌本書儀類寫卷一百餘號，得四十餘種。其中三十二種集為《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呈現給廣大讀者，其餘十六種已收入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版的拙著《敦煌寫本書儀研究》一書中。有興趣的讀者可取二書合觀，以窺敦煌本書儀之全貌。

關於本書的內容及特點，「前言」中有概括性的論述，此不贅。本書共收

表狀箋啓類書儀二十二種；近年來續有所得的綜合類書儀八種，作為「附錄一」；「附錄二」是前人名其為書儀，筆者有不同看法，但其內容仍屬樣文，今置於此，以示不敢自以為必之意；「附錄三」收入筆者見到的三種吐魯番出土的殘書儀，便於讀者與敦煌本比勘。

撰寫本書的過程中，筆者儘量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題解」和「校記」中已經注明。

本書是在業經公布的敦煌本的基礎上完成的。俄羅斯聖彼得堡，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博物館，日本的一些博物館等，及許多海內外文化機構及個人收藏的敦煌本還未全部公布，這些尚無緣得見的秘籍中，很可能有書儀類寫本，也只有留待秘籍公開之後才能整理研究了。限於各方面的條件，在已公布的敦煌本中，有些殘片僅有數行或幾個，十幾個殘字，本書未予收錄，特此說明。

九年來，在整理和研究敦煌本書儀的過程中，周師一良先生從體例到內容，都提出全面而具體的編撰修改意見，並且審讀了全部書稿；中國佛教協會副會

長周師紹良先生在百忙中審讀了書稿，之後，提出許多具體的指導性意見。兩位周師的心血已融入書中，限於體例，書中未一一注明。在書稿殺青之日，學生衷心感謝兩位老師獎掖後學的一番苦心。但筆者資質愚鈍，寫本書儀中仍有許多未解之謎，本書定有許多由於功力所限造成的謬誤，這理所當然地要由筆者承擔。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學兄鄧文寬、榮新江、郝春文等在許多方面給筆者以各種鼓勵支持，並提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在本書付梓之際，筆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敦煌本書儀中含有豐富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軍事、民族關係等方面的內容，《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經過江蘇古籍出版社同仁們的努力，即將面世；由於此書的刊出，和海峽彼岸出版的《敦煌寫本書儀研究》相輔而行，更便於學界的研究和使用，這也許是對筆者九載努力的一種補償吧！此書倘有益於世，心願足矣。

趙和平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於北京

前言

從一九八四年初開始，筆者從北京大學教授周師一良先生整理研究敦煌寫本書儀。中外「敦煌學」界涉足書儀研究者不多，到八十年代初，也只有幾篇論文〔一〕。因此，研究工作必須從蒐集資料着手，摸清敦煌本書儀的基本情況，做到心中有數。

九年來，筆者查閱了能夠見到的敦煌寫本、印本的出版物及縮微膠卷，共檢出各類書儀一百餘件，繼之拼接綴合，定名分類，抄寫錄校，考鏡流變，溯其淵源，共整理成定本四十餘種；同時，也寫出了一批考證及綜論性的論文發表〔二〕。

敦煌寫本書儀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朋友書儀》，類似唐人《月儀帖》〔三〕，按月編排，每月往復各一通書札，專叙友朋思念渴仰之情，內容遠較《月儀帖》豐富，文字優美，清新可讀。

第二種是綜合性書儀，包括序言、年叙凡例、吉凶往來、公私表疏、婚喪儀禮、門風禮教等內容，可以說是唐代士大夫之家各種公私交往活動的「小百科全書」，也可以說是繁複禮經的簡化本。敦煌本綜合性書儀存二十餘種，時代從武則天時期至五代沙州曹氏歸義軍時期，作者則從中原高門士族到沙州地方的豪族大姓，其傳承演變之蹟甚明。

第三種即是收入本書的主體，原無統一書題，我們據其性質，擬名為「表狀箋啓類書儀」。《唐六典》卷一左右司郎中員外郎條：「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箋啓牒辭，（原注）表狀於天子，其近臣亦為狀箋，啓於皇太子，然於其長亦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曰牒，庶人曰辭。」（四）一般公私來往則稱「書」或「啓」。

敦煌本書儀中，《朋友書儀》提供的是朋友之間來往的書札範本；綜合性書儀，或曰吉凶書儀着重的是表、狀、啓、箋及婚喪往來的書啓範本；表狀箋啓類書儀則既包含公務往來的表、狀、箋、啓，也包含朋友往來的書、啓，又增加了牒子，朝見及公務來往的口頭用語等，略去了吉凶書儀中的婚喪儀禮。

門風禮教、節慶儀規等內容，是一種專門適用於公私往來應酬的文範或手冊。收入本書的表狀牋啓類書儀共有二十二種，它們具有重要的文獻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價值，是很可寶貴的。

一、文獻價值

本書所收二十二種表狀牋啓類書儀都出自敦煌石室，都是傳世文獻中所沒有的。其中，既有見於史籍著錄而早已佚去的名家之作，如劉鄴撰《甘棠集》；也有不見史籍著錄的長籍鉅製，如郁知言撰《記室備要》、相州馬判官集《新集雜別紙》；也有出自靈武節度使、沙州歸義軍幕府員僚之手的「書狀集」、「表狀集」；還有出自沙州歸義軍的「諸雜謝賀」等口頭用語的集錄。既有中原名家之作，也有遠在敦煌的佚名之作，作者地域十分廣泛。如所周知，敦煌文獻多為殘篇斷簡，除佛經外極少長篇，幸運的是，今收入本書的前幾種「書儀」都保存得較好，以下略作介紹，使讀者可窺一斑。

1. 《甘棠集》。最早著錄者為《崇文總目》，云「劉鄴甘棠集三卷」；又